



# 宿命之门

## 云珂

慕时因  
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宿命之门·云珂/慕时因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6. 7

ISBN 978-7-5143-5138-5

I. ①宿… II. ①慕…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44807号

## 宿命之门·云珂

作 者 慕时因

责任编辑 李 鹏 陈世忠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010-64245264 (兼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 北京旺鹏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6

版 次 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5138-5

定 价 49.80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 目录

CONTENTS

引子 .....	001
<b>第一滴血</b> .....	<b>002</b>
(1) 三界事务所 .....	002
(2) 回魂夜 .....	010
(3) 另一个自己 .....	021
(4) 轩辕夏禹剑的传说 .....	030
<b>第二滴血</b> .....	<b>041</b>
(1) 又一起案件 .....	041
(2) 镜灵阁的神秘伙计 .....	052
(3) 中间人 .....	062
(4) 塔罗释义 .....	071
(5) 孟兰抄 .....	083
(6) 阴司鬼市 .....	093

第三滴血 ..... 103

- (1) 浴室的滴水声 ..... 103
- (2) 画中谜 ..... 111
- (3) 下一站，台州 ..... 121
- (4) 周家后人 ..... 129
- (5) 遇见你，是我最美的意外 ..... 138

第四滴血 ..... 148

- (1) 孤山诡寺 ..... 148
- (2) 蜃景八阵图 ..... 157
- (3) 离奇古井 ..... 165
- (4) 惊魂太师椅 ..... 174
- (5) 镜里众生相 ..... 181

第五滴血 ..... 192

- (1) 千灯古镇 ..... 192
- (2) 半截面具 ..... 200
- (3) 古宅狐影 ..... 208
- (4) 明瓷风铃 ..... 217
- (5) 占卜与先知 ..... 228
- (6) 又一张明信片 ..... 235
- (7) 所有的相遇都是重逢 ..... 240

大结局篇 .....	250
(1) 腹黑房东袁房客 .....	250
(2) 雪女的诱惑 .....	260
(3) 来自北国 .....	268
(4) 姑获鸟之谜 .....	275
(5) 无效的IP .....	284
(6) 罔象之眼 .....	292
(7) 复制的房间 .....	300
(8) 洋松街169号 .....	308
(9) 回归 .....	318
(10) 我是谁 .....	325
(11) 谜题 .....	337
(12) 变故 .....	343
(13) 碧园山庄 .....	351
(14) 不能说 .....	359
(15) 记忆迷宫 .....	367
(16) 三界之门 .....	380
(17) 番外·玻璃樽 .....	394
附录(小说时间轴) .....	399
后记 .....	401





## 引子

夜。

暴雨如注。

一道凌厉的闪电从墨蓝的天空劈下，仿佛死神高举起的镰刀。

顷刻间，整条皇后大道的路灯都熄灭了。

远方，一星暗红从松动的泥土中飘出——那是来自一栋古老的博物馆里种植的柳树，雨幕笼罩，让此刻的这里诡异得犹如一座空森的坟墓。

突然间，黑色的咒文布满了整栋博物馆，它围绕着博物馆高速旋转着，但仅是一瞬，它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依稀的风中，隐约飘来血的味道。

路灯下，有战栗的路人似看见一道影从咒文中步出，但那究竟是一个人，抑或是一片光？



## 第一滴血

### (1) 三界事务所

我一直相信人在一生中的某个时刻会得到注定的指引。

它或许会化身为一个人、一串文字、一个音符，或者……一张明信片。

是的，我的指引来自一张明信片，一张看似再简单不过，却未留下署名的……明信片。

我的名字叫葛叶，命运这个巨大的官方给我的人物设定是刚毕业的大四学生，但其实……我的真实身份是——阴阳师。所谓阴阳师，顾名思义就是学习古阴阳术的术士。战国时期有个阴阳家，就是此道的先祖。虽然法术的运用上，不同流派的术士们是从古至今，推陈出新，大家也懂得博采众家之长，推出自己的独特业务技能。但从亘古的启蒙时期开始，从我们的先祖被历史的车轮碾作的尘埃上踏过之时，人们就明白我们这些人的使命所在——平衡天、地、人这三界力量的神秘存在者。不过更多的人更愿意把这称作幻术师。



我们的灵能来自于我们有别于普通人类的血统，血统的品质越是纯粹，相应地，灵能水平也就越高。

可惜，我一直无缘知道我的杂牌灵能来源于哪里，因为我并没有真正有血亲的家人，而我那没有血亲的家人一个早在四年前就突然失踪，另一个则是自称颜值爆表的二货脱线青年。

我的灵能觉醒于一场与暴走黑麒麟的恶斗，但在那之后，它就一直处于时好时坏的状态，甚至我一度以为它的存在其实是随机生成，就在我那天无意撞出了一个1之后，它就一直是0至0的无限循环……

不过就是因为那次觉醒，我决心在这条路上坚持一走到底，一撞到底。

我最好的朋友宋娅楠，死于黑麒麟的暴走。因为灵界的凶杀不属于人类社会的侦查范围之内，所以宋娅楠的死，就成了陈年悬案。

也就是从那时起，从小在师父的熏陶下还对阴阳学吊儿郎当的我，立志要成为一名足够强大的阴阳师。

以保护我现在还不能保护的人。

很显然，我的实力虽然是术士里拉低水平线的存在，我亲近的师兄和师叔都认为我可能根本就缺乏天赋，以后也不可能有资格做一名职业术士，茶余饭后给亲友算算一周运程也就是最好的结果了。不可否认的是我的运气值却被命运这个巨大的官方开启了外挂。

因为就在昨天，我的山寨手机里收到了来自三界事务所的入职邀请函邮件。应该怎么去形容这所事务所呢？简单说说，作为三界管理协会的直属机构，它对阴阳师们的诱惑就不亚于高新技术之于硅谷，鸡翅之于新奥尔良，拖拉机之于蓝光，厨师之于新梦想……好吧，后面两条偏题了，但我所要表达的是，它虽然听起来像个传说，看起来像个神话，但的确确实，我，葛叶，一个刚刚通过术士从业资格菜鸟，被录取了！

虽然，我目前还不清楚原因是什么，但想必是和我现在手里这张不知是谁寄来的明信片有着莫大的关系。

烈日下，它素白的信笺纸反射出晃眼的光，明明是印刷体的铅字却仿佛跳

动的墨色火焰，有种难以形容的魔力。

——“GY三界事务所”它将我的名字隐成了拼音缩写，但不知道为什么，就在看见它的第一眼，我就觉得，这将是我的未来命运。

沿着绿荫小道向南直走拐过一条小巷，我手机的定位终于在某个标记点停住。地图显示，这条街道叫作广角斜街，对于这样清冷的街道，混迹于港岛市各大街道的我自然是无法记住的，不过，对比起如中环路那样的老牌商业街，这样的地点，却是最合适开办阴阳师事务所的。

现在的时间是上午九点四十，这个时间，港岛的柏油路几乎都被烘烤成了松软的蛋糕，我撑着伞一步步踏在上面，有种极度不真实的感觉，就仿佛天地都在我眼前晃，唯一能安定人的，只有邮箱里躺着的那份录用通知书和手上的明信片。

我用明信片扇了扇脸上的热气，然后收起伞，进入一栋外表看来有些古旧的欧式洋楼里。这是一座独栋的三层小洋楼，它的外墙上碧绿的爬山虎茵茵缠绕，我推开铁艺大门进入，一股凉风顿时沿着小腿肚爬了上来。

并不是冷的感觉，而是……我深吸一口气，抬眼看见原本空空如也的橡木指示牌上忽然溜出一道古铜色的光：欢迎来到三界事务所。

这是用幻术做出的符咒吗？我深吸了口气，手心不由又是一紧。说起来，我虽然也是个刚拿到从业证的初级阴阳师，但实际上，相比起绝大多数的阴阳师，我的能力并不在于我对式神这项基本技能掌握得多么到位，而是……我那几乎等同于阴阳眼的视力。可以说，这原本就是一项BUG技能，只是，当几个世纪前阴阳界的某位达人发明了柳叶符这种透视阴阳的道具后，我这唯一的长处也被它迅雷不及掩耳的普及速度掩盖了。

对此，我断定，我当真是投胎投错了时代。

我叹了口气，一步步踏上小洋楼的二层，至于我为什么来的是二层而不是一层，这个原因实在是……

“一楼维修中，游人止步。”

半分钟前，就在我正积极地试图寻找出事务所前台所在的时候，我被视线

中冷不丁冒出的指示牌几乎雷得要摔门而去。

传说中的三界事务所是多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地方啊！怎么能出现这样一个乱入的场景呢！瞬间，我只觉即将要成为这里一员的自己膝盖剧疼，然而，就在我紧接着又打了一个喷嚏后，我那向来不靠谱的方向感居然在陡然间升华到了另一个高度。

但，就在我三步并作两步要往二楼入口走去的一分钟里……

“哎哟我去，谁走路不长眼啊！”我被那忽然闯出的身影撞了个正着，实在不能称作亮堂的过道里，某人脸上熟悉的酒窝一瞬而逝，他诧异地看向我，说：“阿叶，你怎么来了？”

我想要回答，却忽听他身后一阵清脆的风铃响，接着一道修长的身影就这么慢条斯理地踱了出来。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卓扬，二十六七岁的年纪，穿着件质地精良的白衬衫，颈上还松松系着条黑色领带，修长的手指节间烟香缭绕，但味儿并不呛，像是一种从渺远山中飘来的青松木香。

那一瞬，我得承认，我是失神了。而失神的原因，不过是脑海中轻易冒出的两个字：祸水。

此时，祸水君推推直挺鼻梁上的黑色细框眼镜，又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简洁地说：“你是来面试的？”

我点头。

他偏头看向我的师兄陆温茗，目光复杂地停上一停，终于一挑眉，说：“那就收了。”

我：“？”

身旁陆温茗顺势将房门带上：“还愣着做什么，时间就快要来不及了，先出任务要紧！”

就这样似懂非懂地跟他们上了车，过了好半天，我才从这不知是惊还是喜的诧异中回过神来。我看着前座上并排坐着的两人，先是拿出单肩包里的打印好的简历攥了攥，再是喝口水清了清嗓子，如此重复几次，正准备开口，忽觉

一道清湛的目光从后视镜里扫了过来，接着是一声不咸不淡的低磁嗓音：“怎么，你这是在表达自己的存在感？”

我：“……”

我表情僵了下，下一秒正开着车的陆温茗也转过头，清了清嗓子对我说：“阿叶，以后有老大罩着你，我就放心好了。”

我一脸茫然地看着他，倒是那祸水君随即将脸偏成一个对他来说再好不过的角度，然后说：“卓扬，你从今以后的上司。”

我啊了声，心说他这样单刀直入地介绍是不是也太突兀了些时，他却点起了一根烟，利落按下车载音响。

“据港文博馆某知情人透露，为确保一年一度的文博展顺利进行，馆方特邀著名阴阳师任闾恺坐镇七号密室看守此次展会的压轴文物——轩辕夏禹剑。本月22日零时，馆内突发线路故障，一切监控系统包括红外感应在内，均遭受莫名干扰。馆内工作人员随即赶往七号密室，经清点，锁于密室保险柜内的轩辕夏禹剑已经丢失，同时发生意外的，还有密室内的高级阴阳师任闾恺。目前，港文博馆已对此事展开调查，并延迟文物展出。《晨报》特约记者麦可报道。”

“是任叔？任叔他死了？这怎么可能，这不可能啊……”车厢里，音响中传来的清冷的女声仿佛二月的冰凝固在了七月的酷暑里，我搓了搓鼻尖，忽地就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了。又一个和我的过去有联系的人就这样消失了。尽管，那并不算得熟悉，但是……

“是，他死了。”卓扬眼神有些复杂地看我了一眼，随手抽出一张餐巾纸递过来。“葛叶，现在还不是难过的时候。”

原来，此次事务所接到的委托，居然就是刚才听到的文博馆的那桩事，自然，要调查清楚的除了任闾恺的死因外，更有轩辕夏禹剑的去向问题。

从他的口中，我了解到，这把轩辕夏禹剑正是古代十大宝剑之首：圣道之剑。传说，它的剑身一面刻日月星辰，一面刻山川草木，乃是由众神采首山之铜所铸，后赐予轩辕黄帝击败蚩尤的黄金神剑。此后，剑又被商汤所得，大败

上古三大邪刀，并推翻了夏朝最后一位君王夏桀的暴政。但是在那之后，世上就再无轩辕夏禹剑的记载了。

我一路听着他讲那段遥远的历史，几乎忘了自己是什么时候过海的。当地时间停在三点钟的位置时，我们终于到达了位于北岛的港岛市文博馆。印象中，港文博馆一直都是一栋有些年头的老建筑，政府曾提议要扩建，但之后又因为种种原因耽搁了下来，倒是现在看来，这栋经历了一个世纪风风雨雨的建筑，更像是一名历史的见证者。

可惜今天我们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参观。而就在我们刚进入馆内大厅没多久的时候，一位剪着短发气质干练的女经理就招手向我们走来，示意这次将由她接待。

她告诉我们，文博馆是由4个主陈列室组成，分别展示上古、中古、近世以及现代的一些海外归国文物。至于这次老任出事的地点，正是1号陈列室的先秦文化展厅。不过，由于这把富于传奇色彩的轩辕夏禹剑在展会前神秘失踪，又在同时间内发生了命案，所以这期间文博馆的1号陈列室并不对外开放。

听着她的讲述，我们很快走进了先秦文化展厅，虽然是老建筑，但这里每年高额的修缮费用仍旧将它保护得很好。空旷的展厅里，我的视线很快被钢化玻璃罩中一件件曾在喧嚣岁月中用以钟鸣鼎食的器物所吸引，看着它们，我似乎也能想象到那份承载着的沉甸甸的历史。

记得曾在一本书上读过，说那时的漆绘制品通常是与铮亮的青铜器以及白色的陶器摆在一起的，它们色调鲜明，且极富有观赏价值。可想而知，当这一件件的文物回归到属于它们的时光轴上时，整个历史也仿佛因此而流动、鲜活起来。

思绪一路翻飞着，等面前的女经理停下脚步时，我才恍然自己已然走到标着第17号的玻璃展台前了。钢化的玻璃罩中，感应灯随即亮起，一片幽黄的光中，一尊半人高的直耳深腹的三足青铜鼎静立眼前。

“传说夏禹曾收九牧之金铸九鼎于荆山之下，以象征九州，并在上面镌刻魑魅魍魉的图形，让人们警惕，防止被其伤害。自从有了禹铸九鼎的传说，鼎

就从一般的炊器发展为传国重器。国灭则鼎迁，历商至周，都把定都或建立王朝称为‘定鼎’。”看着那口鼎，卓扬有些出神地说。

“啧啧，老大历史通啊。”听着卓扬的解释，陆温茗也不由跟着叹了声，倒是卓扬并没有过多的表情，只是点点头向身旁的女经理比了个请的手势，示意可以开始了。

女经理嗯了声，掏出钥匙打开玻璃罩的后门，她灵活的手指在三足青铜鼎的底座上摩挲着。随即，就听一阵木质地板移动的声音从我身后的地面传来，我转头，吃惊地发现在17和18号展台之间的地面竟深陷了下去，半分钟后，一条一人宽的密道赫然呈现在我们眼前。

“密室就在这下面。”女经理说着，朝卓扬点点头。我看看他，又看看卓扬，一紧手心就要往那冒着嗖嗖凉风的漆黑洞口走去，谁料这才刚迈开一步，面前就被一只修长的手给拦了住，“跟在我后面”。那个低磁的声音说。

我心怔了下，下意识看了眼那个高挑的身影，不由照做。

正如我刚才所描述，眼前的这条密道的确极其幽深，我小心地扶墙走着，很快，就发现这狭窄的石梯原来并非一通到底，而是迂回着向下。阴暗的密道里，大概每隔十米便有一盏幽幽的壁灯，它亮在夜里，仿佛是通往邪恶祭坛的蜡烛。在这里，一切都像静止了下来，唯有我们脉搏跳动的声音和呼吸声，还彰显出一丝生命的迹象。

忘了我们究竟走了多久，我只知道当我走下最后一阶石梯准备继续向下时，周围的光突然就暗了下来，紧接着我就撞上了前面的卓扬，倒是他的手电即时打开，同时落音镇定：“就是这里了。”

随着那束光将前方照亮，阴阴的地道深处，只见一道沉重的铁门抵挡住我们的去路，而空气到此也仿佛不再流通，那种感觉，就像我们此刻进入的是尘封了千年的墓室。

然而，哪怕再神秘的墓室，也阻止不了岁月这把无情的钥匙。但，此刻的问题是，就在那道门被我们强行打开的瞬间，一晕石青色的光芒出现在了我们的视野里。

“是……结界。”我惊了惊，不由开口。

身后，卓扬也皱起了眉。

所谓“结界”，在《阴阳师生存手册·基础篇》指的是以灵能制造出的异空间。灵能越高，空间就越真实，同时，维持的时间也越长。但像任闾恺现在设下的这种，难道是为了防御吗？

我在心中假设着，一面偷偷看着身边默不出声的卓扬，可惜，高出我一个多头的他虽然是瞧见了，但那一双深黑的眼睛却丝毫不见要表态的意思。

我眨眨眼，刚要以为是自己疑惑的信号表达得还不够强烈，没想余光一个不慎，就这么恰好地窥见了 he 指尖夹着的烟在暗处猝然变成一柄通体暗纹的薄质银剑的全过程。我揉了揉眼，正要以为自己是眼花，哪晓得下一秒，就听他一声不徐不疾的“破”，跟着手里的长剑就这么姿态优雅地直划了下去。

瞬间，那石青色的结界便如碎裂的玻璃罩般，随着他剑锋划开的第一道裂缝，割裂出了无数道的细痕。紧接着，幻化作数万亿颗闪烁的星辰，消散在了空气里。

我屏息，刹那间竟没舍得眨眼，这场面实在美得太过虚幻，但更虚幻的是我身旁那位一脸高冷的美男，此刻，他作势将剑一收，又化作了夹在手里的香烟，看罢我终于反应过来，我说：“你这烟挺不错的。”

他听后将直挺鼻梁上的眼镜推了一推，淡淡说：“我也觉得不错。”

我：“……”

随着结界被打开，我们很顺利就走了进去。眼前的密室里，除了三壁白墙，顶上一盏晃动着的白炽灯外，就是斜对着大门那个接近两米高的深绿色保险箱了，只是那保险箱的门现在半敞开，里面铺着黄绸的锦匣早已空空如也。

很显然，那把传说中的轩辕夏禹剑开始就是放在这里的。

我闭上眼，准备感受下这里的气氛，倒是身后的卓扬忽而冷静开口，说：“你们有没有想过，任闾恺的六芒星阵究竟是被什么破坏的？”

听着他的话，我也不由皱起眉，我侧脸，看见他半蹲在地上，修长的手指摩挲着地面，显然，这个地方，就是当时任闾恺布阵的所在。好半晌，他才站

起身冲我们推了推眼镜：“排除任阆恺是自杀的可能性，那么试想一下，对方是如何做到在不破坏结界的情况下进入密室盗走轩辕夏禹剑，并将任阆恺杀害的呢？”

顺着他的话，我将自己刚才感应的情况仔细想了想，说：“从老任六芒星阵的残余力量来看，当时，他的阵法应该是由内向外被破坏的，既然这样，有没有可能是逆风呢？”

“你的意思，术法失控，反噬灵主？”随即抢话的是我的师兄陆温茗，他将视线从保险柜转向我的眼睛，边说边摇头：“我说师妹啊，好歹任阆恺也是高级术士，这种只有发生在菜鸟身上的事……”

“我倒觉得，葛叶说的并不是没有道理。”一旁的卓扬却将他的话打断了，“但，你们不要忘了，对方的目的是这把轩辕夏禹剑，他这么着急地想要拿走它，你们认为，会是为了什么呢？”

会这样问，显然卓扬这番话里还有话，我思索了下，很快明白到，毕竟对于像轩辕夏禹剑这样一把正史上并没有过多文字描述的古剑，撇去使用价值不谈，只说文物鉴定这一块，其实难度系数就极大，既然如此，寻常的变卖，显然就说不过去了。这边琢磨不出个所以然，我叹了口气，索性再次走近那保险柜，并起手祭出个诀，打算以搜灵术试试能否找出老任生前的最后一丝念力。

雾。

眼前所见皆是浓得化不开的黑雾。

异度空间中，我看见黑雾正中的星阵里一道绛红身影蹿起，紧接着，就这么愉快地失去了知觉……

## (2) 回魂夜

我醒来的时候，人被一条安全带勒紧在座椅上，后视镜中，驾驶座上的陆温茗正在开车兼扯皮，副驾驶座上的卓扬则在抽烟。整个画面一静一动，完满



而和谐。

“醒了？”卓扬一推眼镜，与正偷窥着后视镜里的我对了个正着，我啊了一声就要开口，倒是陆温茗随即嘀咕道：

“阿叶你行不行啊？不用见着个比师兄我帅的就鼻血流成这样吧？还晕倒……”他夸张地做了个晕倒的姿势，顺便递过一张面巾纸。我吸了吸鼻子，没打算理他，倒是随即卓扬也转过身来，正色道：“葛叶，你刚才都看见什么了？”

看见什么了？我皱眉，潜意识却是不愿回想刚才看见的一切：黑雾、红影、声音以及……

想到这，我心中猛地一抽紧，我闭上眼，将身子靠向了后背椅，回忆道：“我听见了老任的声音，但他的喉咙似乎是被人掐住了，我并不是很确定，不过……最后一句我听得很清楚，他说：‘你永远也得不到那样东西。’”

说到这，连我也不由得睁开了眼睛，我看着面前一脸猜不透神情的两人，只当是自己说得还不够具体，于是索性又加一个比喻：“就像是闷在罐子里发出的那种。”

前方卓扬没表情地打断我的话：“那还有呢？”

“还有……”我避开他的眼，看了看车窗玻璃里映出的自己，顿了下，才说：“还有一个女孩儿。”

“女孩儿？什么样的女孩儿？”说话的是陆温茗，此刻他正握着方向盘，但分明地，我却感到车身一颤，我皱眉，自然以为他是惊讶：“那女孩儿身上穿的，好像是秦汉的服饰。”

“秦汉啊？”听到这，他故意清清嗓子，同时放慢了油门：“那还真不好办啊。”

我疑惑地看他一眼：“怎么说？”

陆温茗：“要说她真是秦汉的，那咱们这上哪儿找公元前的黑驴蹄子镇她啊！”

我：“……”